

现代都市财经小说

商战隐情

〔日〕高杉良 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现代都市财经

商战 隐情

〔日〕高杉良 著
龙 翔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商战隐情

[日] 高杉良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 字数 216,000 字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856-X/I·795

定 价:14.5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女儿高买	(1)
第二章	银座百货公司大战	(29)
第三章	诱 妻	(66)
第四章	经理的独断	(99)
第五章	家庭的危机	(126)
第六章	部下的贪污事件	(165)
第七章	约见家长	(200)
第八章	降 职	(239)
第九章	明日的风	(258)

第一章

女儿高买^①

站在手帕零售柜台旁边的女店员，看着眼前发生的事，不由得怔住了。

化妆品柜台离这里只有咫尺之遥，一个少女竟故意面向着女店员，拿起玻璃柜上的几种唇膏，像是要一一试抹，以便作出比较。

化妆品柜台的女店员背向这名少女，她正专心招呼一位女宾。手帕零售柜台兼职收钱的中年女店员，因为没有客人，才会特别注意这个少女。或者说，这个少女美得令她入迷了。

少女身穿白色的半袖衬衣，蓝背心，下半身是一条褶裙。看

① 高买：指超市内取货未付款，发现后以一罚十。——编者

来是中学生，只不知是哪个年级的。她肤色雪白，双眼皮。圆圆的脸庞还带着稚气，和这不相称的是，竟有 1.60 米左右的高度。裙子长长地拖到脚跟，烫过的短发梳得齐齐整整；胸部微微隆起。她的左肩挂着一个体育用品袋子，像是放学回家路过这里。

少女似乎也发觉被人注视着，她把身子微微一转，故意向这边转过来。

“啊，果然是！”女店员暗道。真没想到她竟和自己的儿子是同一所中学的。

少女的胸前有一个浅蓝色的标志，显示她是镰仓市当地市立西镰仓初级中学三年级学生。按入学年期的不同，标志颜色各异，这浅蓝色的标志和女店员的长子的正好相同。

与少女四目交投时，觉得对方像是微笑，女店员不由得以目示意。

就在这瞬间，少女用她那白皙的手抓起一支唇膏，揣进裙子的口袋里。

少女再次向女店员望了望，才徐徐地向出口走去。

醒悟过来的女店员，在收银机前四处张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在店内穿便装的警卫正好走过来，女店员便高声把她叫住：

“藤山，麻烦您。”

被叫做藤山的，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护卫员。她向着女店员指着的方向望去，紧紧盯着少女的背影。藤山又小心地望向卖手帕的柜台，看看有没有其它情况。

女店员使了使眼色，低声说：“她把唇膏揣进了裙子的口袋。”

藤山疾步走近快走到大门口的少女，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，少女回过头来。

藤山简直难以相信，她微微歪着头，对少女说：

“你还没有付钱哩！”

少女点点头，以疑惑的目光凝视着藤山。她似乎不相信这个挽着购物篮子的阿姨，竟是西北百货店大船分店的警卫人员。

少女冒着汗的掌心里，是一支细长的白色塑胶容器。唇膏在荧光灯的反射下，发出淡淡的光。

藤山佐知子用手绢擦了擦汗，松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你忘记付钱了。”

少女摇摇头。和她亮晶晶的眼神相遇时，藤山的心里竟扑通扑通地跳着。藤山干护卫这一行已10年了，可谓经验丰富。看得出来，她并不是高买的惯犯。但不论是出于一时贪念也好，是恶作剧也好，少女并不显得胆怯。

“这支唇膏480日元，只要付款便没事了。”

“我没带钱。”

少女终于开口了。她的牙齿长得很整齐，声音也颇悦耳。

“这样嘛？……”

藤山不知如何是好，向着手帕的柜台望去。正使用着收银机的女店员，也不时担心地向这边望来。

藤山本来只想让少女付款，并不准备惩罚她。这并非性质严重的高买，何况，只要商品并未带出店外，还不能以高买论处，只要付款便可了结。

不过，如果没有带钱，便可以说是有意犯罪了。

“带我到警察那里去吧。”

少女竟这样说。

藤山觉得，对方即使不是以此来表示反抗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嘲弄。

藤山板着脸说：

“请你跟我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少女微笑着果断地回应。

藤山越发觉得心烦意乱，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。她向着电动扶梯的方向走去，少女紧随其后。

藤山把少女领到三楼的办公室。办公室约 300 多尺，六张钢制的办公桌并排。窗旁的位置，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士，他边吸烟，边看着文件。

“藤山，什么事？”

男士不客气地看了看少女，然后抬头望着藤山。

“事情是……”

藤山支支吾吾地，没有说下去。她把一张椅子挪到自己靠门的办公桌前，让少女坐下。少女坐下来，把体育用品袋子放在膝上。

“我叫藤山佐知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津川纪子。”

“你在哪一间学校念书？几年级？”

“西镰仓中学三年 3 班。班主任是国语老师增田先生。”

还没有问，纪子便对答如流地把班别、班主任的名字说了出来。

“请你把唇膏拿出来。”

藤山用双手把玩着唇膏，不在意地问道：

“你这是初犯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是第一次被人抓住？”

少女眉头一皱，勉强地摇摇头。

“你让我报警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以藤山的经验，初犯高买被抓住的少男少女，多半会羞愧地低头认错。而这名犯者竟然提出报警，真使藤山茫然不知所措。津川纪子的态度，一时似是在闹情绪，一时却又一本正经，显然有些不正常。

“为什么不让妈妈给你买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次就算了，你要答应我，下不为例。答应了你便可以回家。”

少女以冷冰冰的眼神望着藤山，摇头拒绝。

“你不肯认错？”

藤山忿忿地问道。少女默默地闭着双眼。

“叫你的家人来吧。”

藤山无法可施，只好这样说。纪子这时抬起了头。

“请叫我的爸爸来。”

“妈妈不在吗？”

“在。不过，叫爸爸来。”

“爸爸在家吗？”

“在公司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叫妈妈来呢？”

“还是叫爸爸好。”

纪子以坚决的口吻说。藤山在气势上倒弱了一筹，低声地

问：

“妈妈不在家吗？”

“妈妈也在公司。”

“呵，原来这样，爸爸的公司在这附近吧？”

“爸爸的公司是银座大松屋。”

“咦……”

藤山大感意外，双眼睁圆。

大松屋是著名的大百货公司。而西北百货公司则是西北流通集团的中坚，它的姊妹公司西北百货店正在向银座地区扩展，1个月后即10月初便开张了。

“你妈妈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横滨。”

“那比银座近得多了。叫妈妈来不是快些吗？”

“还是叫爸爸来。”

少女仍然坚持己见，再三说着“还是”。

藤山看了看手表，低声说：

“现在是4点40分……”

藤山沉思着。

“我们这里6点半关门，从银座来还有足够的时间，你一定要爸爸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请您叫爸爸来。”

津川纪子非常执拗地说。

“你是中三学生，仍未成年，一定要保护人来接的。不过，家长如果很忙，其他人来也可以。比如，家里有没有大哥哥、大姐姐？祖父母也可以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纪子凝视着缠着她不放的女警卫，冷冷地说。

“看来经验老到的女警卫，也被弄得束手无策哩！”

坐在窗边的中年男子突然插嘴。

藤山板起脸孔对那男子说：

“要她爸爸专程从银座赶来，不太过份吗？何况，自己的女儿在竞争对手西北百货公司高买，他听了会作何感想？”

“本来告诉母亲就可以了。但这个女儿一定要通知父亲，就照她说的去办吧。”中年男子道。

“好的。”

藤山仍有些犹豫，但随即下定决心，回头问纪子：

“你父亲的工作地点是银座大松屋吗？”

“他是公司批发部的经理。”

“高姓大名？”

“津川直二郎。”

“让我打电话试试吧。”

藤山把手伸向桌子的话筒。

“记得电话号码吗？”

“记得……”

纪子说出电话号码，藤山记在便笺上，随即拨号。

“我是西北百货公司大船分店的藤山，请接公司批发部的津川直二郎先生。”

在接线生还没有接通时，藤山用手掌掩着话筒：

“如果你爸爸来不了，就让妈妈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纪子没有回答。

听到自己的女儿高买，做父母的，十有八九会立即赶来。何

况，纪子的父亲是一流的百货公司管理阶层的人。

他来时会有什么表情？——不知怎地，藤山心里反而有些不安。这一点，是她不曾想过的。

“喂，喂……”

一个男低音在话筒里响着。

“我是公司批发部二科的津川……”

“百忙之中，要打扰您一下，真对不起。我是西北百货公司大船分店的警卫人员，您的女儿纪子现在在我们这里。倒不是什么大事，只希望她的保护人来一下……”

“她出了什么事？”

津川似乎还不明白纪子高买被抓住了，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仍然很镇静。

“看来是初犯的，她拿了一支唇膏，金额很小。我们考虑到她只是出于一时贪念，并没有和学校联络……令媛说希望爸爸来，您可以来一趟吗？”

“我女儿，她竟然……”

津川说不下去了，看来他们受到相当大的刺激。

藤山等了5秒左右，津川仍然没有回答。

“喂，喂……”

藤山叫喊着，津川终于以激动的语调回答。

“我马上就来，真对不起。”

“能抽空的话，便麻烦您来一趟，我在三楼的办公室等您。”

电话中断了。

藤山把话筒放好，说：

“你爸爸很快便会来的，放心吧。”

“唔。”

纪子的脸上现出如释重负的神情。

藤山从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圆珠笔，放在纪子面前。

“在你爸爸来之前，先把悔过书写好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纪子顺从地答着，显得有些泄气。刚才，藤山对她说“下不为例，答应了便可以回家”时，她并没有和顺地回答……中三这个年纪的孩子，虽说难以管教，但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——不知怎地，藤山觉得似乎被纪子耍了。

“怎么写好呢？”

“你自己想想吧。”

藤山有点不愿理睬她。

“好的。”

纪子把膝上的体育用品袋子放到地板上，想了一会儿，徐徐地拿起圆珠笔，写道：

对高买唇膏一事，我深感后悔。

今后绝不会这样做了。

津川纪子

昭和五十九年9月7日

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纪子把悔过书递给藤山。

二

放下电话后，津川直二郎在自己的位子不停地轻晃着腿。他

苦思不得其策，神色凝重地又拿起了话筒。

他打电话给在横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妻子真弓。纪子高买被抓，想让她走一趟。

真弓在公司里。

“呵，少有呵，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。有什么事？”

真弓像对客人似地寒暄一番之后，问道：

“今天您回家吗？”

津川没有直接回答，放低声音，直言要事：

“纪子高买被抓住了。在西北百货公司大船分店。请你立即去把她领回家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您是开玩笑吧。”

“我也半信半疑。刚才接到负责警卫的一个叫藤山的女人的电话，我才知道的。”

“高买了什么？”

真弓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楚。

“拿了一支唇膏，大概不值 1 千日元。连这样的零用钱也没有给她吗？”

津川不由得提高了嗓门。

真弓低着嗓子，劝津川不要太激动，她继续说：

“零用钱我当然给够了。一两千日元是一定有的。她明明把零用钱放在装火车月票的皮夹子里。怎么会没有钱买唇膏？真怪。是不是认错人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不是她的同学给抓住了，为了脱身而用纪子冒名顶替？”

“如果这样，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哩。纪子的同学不会知道我的办公室的电话。”

“纪子会告诉她的好朋友爸爸在大松屋工作呵。你公司的电话谁都可以查到。不过，也可能是……”

真弓也觉得这种看法理由不够充分，把它否定了。

“偏偏是西北百货公司，我去了不好办，他们会怎样看呢？”

“这样说，你是不想去了？”

“求求你。6点钟我约了客户喝酒。如果纪子因为交通事故入院，我当然要赶去。现在是到西北百货公司领人，只好求求你了。重要的客户，我怎么能失约？真弓，请你帮帮忙。”

津川对着电话点头致意。当他站起来时，看到部下正注视着他，便慌忙坐回椅子上，背向着众人。

“女儿和客户，哪一个重要？”

是真弓的尖叫声：

“你不方便的时候，总是把事情推给我。”

越说越僵，津川显得神情呆滞。他有一双浓眉，黑黝黝的面孔，是打高尔夫球晒的。长着双眼皮的眼睛虽然炯炯有神，但可能是疲劳的缘故，眼圈黑黑的，连眼皮也有沉坠的感觉。

津川改用左手拿话筒，用低沉的噪音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如果你实在不肯去，我只好去了再赶回来赴约。”

“这孩子我是管教不来的，还是你去好。”

“我不能失约，不如让在麻布的祖母去吧……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怎么能让你妈妈做这样的事。好吧，我去好了。”

真弓忿忿地说，她到底还是让步了。

“真对不起，太谢谢你了。今天不管再晚，我也会乘出租车赶回家。”

“随你的便！”

电话突然挂断了。

真弓来到西北百货公司大船分店三楼那狭小的警卫办公室，已是当天黄昏6时。真弓现年38岁，比丈夫小3岁，她长得眉清目秀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。

真弓穿一套法式袖、蓝白大格子的连衣裙，肩上挂着一个红色网状的提包，一望而知是个时髦女性。那双象牙造的大耳环，和她艳丽的脸孔十分相称。

“打扰了。”

真弓进入办公室时，藤山佐知子才突然想起她是纪子的母亲。容貌并不相似，但高挑的身材倒是共通的。

“小女给你们添麻烦了，真对不起。外子在公司怎么也抽不出时间，由我来向你们道歉。”

真弓掏出名片，很有礼貌地说。圆角的小名片上面印着：“日本仕得发公司社长助理津川真弓”。

藤山没有名片，便自我介绍：“我是警卫科的藤山佐知子，请多指教。”

“纪子，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爸爸很伤心，妈妈也很伤心。”

真弓把椅子拉到纪子身旁坐下，用带着嘶哑的声音说。

纪子背着真弓的脸，咬着嘴唇。

看来，纪子的态度与其说是执拗，不如说是明显地抗拒着母亲。

“你没有上补习学校吗？”

纪子没有回答。

藤子佐知子像调解地说：

“她只是出于一时贪念，只要认错便行了。”

“我身为母亲，对她管教不够，真对不起，我是要上班的……”

“这是纪子写的悔过书。字写得工整，文句也通顺，他的学习一定很好吧。”

藤山欠身把悔过书递给真弓。真弓双手接过，默默地读了两次后，还给藤山。纪子紧绷着脸，面向一旁。

“这支唇膏怎么处理好？”

“就让她买下吧。”

真弓回答了藤山的问题。她随即回过头去对纪子说：

“纪子，把你放定期车票的皮夹拿出来。”

纪子默默地从上衣的口袋里，取出红边的皮夹子，放在桌子上。

“这里面有钱吧。如果想买唇膏，为什么不付款？好了，交钱吧。”

纪子鼓着脸，并没有照真弓的话去做。

真弓只好拿起放定期车票的皮夹，把拉链拉开。

当真弓从皮夹取出两张叠成四分之一一张的1千日元纸币时，藤山的脸色刹地变了。

不到1小时前，纪子明明说“没有钱”。

“纪子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为什么对我说没有呢？”

藤子靠近纪子，用严肃的口吻说。

“可不能说谎呵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纪子羞愧地面向藤山说。她脸上的神情，像是要哭出来。

“你坚持要父亲来，究竟有什么内情呢？”

“她被父亲宠坏了。”